

食事



现在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芋头,但我仍固执地认为,秋季的芋头口感最美味。白露一到,昼夜温差拉大,白日尚有余热,夜里凉露沉降,此时的芋头不再一味抽长阔大的叶子,而是不断“缩水”,这也是农人们常说的芋头“上粉”关键期。

我的家乡靠海,那里的沙地无法大面积种植喜湿怕旱的芋头,只有喜欢这种作物的人家会在水沟边见缝插针地种植几株。我的母亲也在家门口的井边种了五株芋头,平时取井水浇灌,十分方便。这个时节,青绿色的芋叶就像伞一样舒展开,眼看它们越长越宽大,母亲便抽空拿剪刀将部分叶子剪去,说是这样做才能让养分集中到地下的块茎中,让它们的质地变得更加绵密。

别看种的数量不多,收获时的芋头却不少,每年我家采收的芋头总能装满两大竹筐。往往一颗“芋母”,侧边还能牵出一串挨挨挤挤的“芋子”,也就是本地人常说的“芋茏”或“芋仔”。掘芋也有讲究,母亲常说白露前后掘出来的芋头,水分偏多,

香气还不够浓,先挖几颗解馋就行。其他的块茎埋在土壤里继续收水积粉,等到临近中秋,才能挖出更多饱满的芋头。

印象中,家里长辈每次讨论新收的芋头好吃,都会提一句“很松”,意思是口感松软,很好吃。听说还有一句相关的有趣俗语流传至今,叫作“番薯笑芋不松,芋笑番薯不香”。秋季采收的芋头,母亲会换着花样烹煮,有时是把芋头碾碎蒸成芋泥或裹粉炸成丸子,有时则将芋头切块和排骨炖汤或搭配猪脚焖炖,还有时是刨成丝加米煮成咸饭。看似都是家常做法,滋味却各不相同,也很符合一家老小的胃口。

若问最喜欢芋头做的哪道菜?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“糖芋”,这也是母亲的拿手菜,每次备料时,她都得把几颗大小差不多的芋头,先分别放在手上掂一掂,再把分量刚好芋头洗净去皮,接着切成火柴盒大小的块状。之后开火将锅烧热,母亲才往锅里倒入水和白糖,等糖水烧开沸腾了,再加入芋头块。如果发现水没有没过芋头块,她还得起赶紧往锅里添几勺清

秋食一碗芋

□杨埔宅

水。大约焖煮十几分钟,母亲会掀开锅盖,往锅里撒一把白糖,搅和均匀,再用大火继续加热。直到拿筷子戳几下,发现筷子能毫不费力地穿透芋头块,“糖芋”才算煮好。

刚出锅的“糖芋”质地又松又软,用筷子是夹不住的,母亲总得拿汤勺将它们拨弄到碗里。我吃这道菜一向不顾形象,每次等不及吹凉,就拿勺子挖一块“糖芋”往嘴里塞。有时被烫得呼呼喘气,我也不愿吐出来,毕竟这“糖芋”吃起来又软又糯,滋味比麦芽糖还香甜。

如今,我离开老家在外生活,母亲做的家常菜难再吃到了,我只能按照她教的方法,时而在家里下厨“复刻”家的味道。每年秋风渐起,想家的念头又涌上心头,我也会买来新鲜的槟榔芋,抽空做一盘“糖芋”。我还专门向母亲讨教过做这道菜的窍门,只为借由浓浓的芋香慰藉离愁别绪。

想起闽南有句歇后语:“走五里路吃一碗芋——拨工。”意思是百忙之中也要抽出时间去做一件小事。儿时听长辈解释这句话,我还感慨走路比吃芋头花的时间要多得多,依然挡不住芋头的吸引力,足

见闽南人对芋头的喜爱。长大后才渐渐悟出这话还有更深的含义,那就是有些值得奔赴的食物,本身连着人对故土的牵挂。



(CFP 图)



爱,是一场向内扎根、向外流淌的循环。它不是单向的付出或索取,而是彼此滋养、生生不息的回流。

天伦



正好顺路

□谭梓健

“正好顺路”是父亲的口头禅,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话。

小时候,只要我出门上学时发现天空飘起雨,父亲就会赶紧把摩托车从车棚里推出来,然后说一句:“正好顺路,我送你去学校。”那时的我一听这话肯定喜出望外,立马爬上摩托车的后座,然后把书包夹在自己和父亲中间。雨衣很大,是深蓝色的,父亲穿着,我躲在后面,雨水从他的肩头不停往两边流。每次到校门口,父亲总等我跨进铁门才离开,透过雨帘,我要眯着眼才能看清一个骑车的身影渐行渐远。有次听母亲提起,我知道了父亲工作的地方在城南,每次将我送到城北的学校,他得多花半个小时才能到单位。

后来家里有了汽车,父亲“顺路”的地方就更多了。有时阿嬷要回老家,父亲会“顺路”送一程,母亲说做菜缺一把葱,他也能“顺路”买回来。而我到学校才想起忘带文具或课本,到传达室往家里打一通电话,也能收到父亲“顺路送来”的回复。有次电话还没挂断,我听见母亲“拆穿”说:“你去办事的地方不经过学校,怎么会顺路?”父亲很快就回一句:“转个弯就到了,可不就是顺路。”长大后,我也明白了父亲口中的“顺路”,通常和地图没有多大关系。

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,我回家的次数变少了。每次放假坐高铁回家,父亲都得提前发信息问我几点到站。我劝父亲别来回折腾,自己出站后打车回家很方便,他却不肯答应,坚持说:“刚好去附近办事,可以顺路接你。”头一回,我真信了。那日一走出高铁站,我就看见父亲的身影,也不知他等了多久,头发都被风吹乱了。上车后,我好奇地打听父亲刚才去哪里办事,他沉默片刻,才答非所问地说事情已经办完了。回家后,母亲随口问了一句:“不是说去剪头发,怎么去接孩子?”父亲听后抬手摸摸一头乱发,笑着说:“不急,明天再剪。”我站在旁边哭笑不得,心想父亲这天唯一办成的事,应该就是接我回家。

随着年纪渐长,我对父母的许多做法,也产生了复杂的看法,有时觉得他们不必如此,有时又很难把“不必”两个字说出口。就像每次父亲问我要不要接送,我都会立马回答不用,可看见他把车钥匙拿在手里,又站在门口耐心等待,那模样仿佛只要我一点头,他便能立刻搬出顺路的说辞,我最后只好应下,不再推拒。

不久前回了一趟家,我才得知父亲的右手腕一直隐隐作痛,本以为是扭伤,贴了膏药却不见好转,一度连拿筷子都使不上力,母亲催了几次,他才答应去医院。正好预约的门诊时间就在隔天,我立马提出陪父亲一起去,他听了却摇摇头,说自己能行,让我在家好好休息。没办法,我只能找借口说想去书店买书,正好顺路。父亲知道我常去的那家书店在城东,而医院在城西,压根不顺路。但他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,随后把车钥匙递过来,说:“那你来开车吧。”

那天是周末,候诊的人很多,父亲闲不住,一会儿抬头看叫号屏,一会儿问我书几点关门,生怕我赶不上。从医院离开时已是傍晚时分,见我开车往家的方向驶去,父亲赶紧提醒说:“你的书还没买。”听我说下次再买,父亲先是一愣,随后笑着说:“就知道你骗我,压根不顺路。”

如今,父亲依旧经常说这句口头禅,有时我准备出门,他问去哪儿,听完地址便说自己刚好也要去,正好顺路,而我只会点头答应,不再揭穿他的“谎言”。我常想,许多长辈都会说这样的话,那些话的字面意思很普通,用久了,却慢慢多了另一层意思。就像父亲说了许多年的“正好顺路”,从不是地图上便捷的路线,实则更像是藏在烟火日常里、从未言说的偏爱。

四季



转眼又到白露节气,有人形容它像一个由夏季过渡到秋季的“破折号”,预示着天气将由燥热转为寒凉。

可每到这个时节,闽南一带的天气依旧变幻莫测,时而台风携雨过境,雨水骤来骤去,常常一阵滂沱过后,天光又迅速放晴。不过仔细观察,仍可以“捕捉”到季节交替的变化,比如正午的暑气依旧明显,早晚的风却少了几分燥热,多了一丝清爽。正如闽南那句俗语说的:“白露秋分暝,一暝冷一暝。”以白露为初始,气候一天天转凉,这也是为何长辈们会提醒这个季节早晚出门,得注意添加衣服,以防感冒。

有次打算给小孙子讲解四季物候的不同,我特地查阅了资料,这才知道露水在各个季节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尽相同

的。比如夏季晨间的露水,落在草叶上会凝结成水滴,不过一旦日头升起,这些水滴肯定快速蒸发,留存时间总是很短。而步入冬季,清晨的露水时常被凛冽的北风一吹就散了,压根来不及凝聚就会消失不见。反倒是白露时节,露珠不似夏季那样很快蒸发,往往清晨挂在草木枝叶上,能持续到日上三竿才消散。若是清晨的温度持续降低,一些露水还会变成薄薄的霜,它附着在枝叶上也会形成一派独特的景致。知晓这个有趣的知识,白露时节去公园晨练,我经常特地放慢脚步,凑近观察路边的花草。有时随手拍下照片,还会带回去对照知识点讲给小孙子听,让孩子也能直观感受节气的变化。

这个季节去乡下走走,会发现许多农作物都丰收在望了。此时的晚稻正在灌浆,一些果树也在忙着向果实输送养分。本地人常说经过“霜”打的蔬果格外

甜,其实一些让露水“淋”过的蔬菜滋味也不逊色。以前每到这个季节,母亲都会起早去菜地采摘小白菜、黄瓜、番茄或地瓜叶。在她看来,这些蔬菜有了露水的加持,“甜”味也更足,有些不加热烹调,直接生吃也很可口,尝不到一丝苦涩味。虽然没有经过考证,但家里不爱吃蔬菜的孩子们,的确不排斥白露时节的应季蔬菜,有它们做的菜下饭,饭量都跟着变大一些。

此时去山里,领略的景色也有所不同。比起盛夏时林中闷热潮湿、蚊虫纷飞、空气凝滞的状态,白露时节山里湿度适中,置身其中也少了些闷燥。入秋后登山,我偏爱循着林间小径缓步而行,抬眼望去,天光疏朗,时而风穿过枝叶捎来阵阵清香,蝉鸣也渐渐淡去。偶尔几声山雀啼鸣响起,衬得山林愈发安静,别有一番秋意。

因为住的地方离海不远,晚饭后我更

一树“梅”花开

□陈佩芳

秋天到了,泉州城里的三角梅又开花了。好像约定好似的,无论是路边的绿化带、学校围墙、公园一角还是小区花园,一簇簇红花一下就爬满了枝头,让人眼前一亮,颇有“含蕊红三叶,临风艳一城”之势。

不过我家那两株三角梅却有些不同,



(CFP 图)

今年入秋后它们的叶子不少发黄、枯萎,看起来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反观小区里的三角梅长势喜人,花也开得格外灿烂,我不免有些心急。印象中刚开始养的时候,这两株花压根不用费心照料,不仅比阳台上娇贵的兰花、白掌、月季、君子兰等盆栽更容易侍弄,还不会轻易出现黄叶、烂根的问题,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很强。一到花期,这些三角梅还会“准时”冒出花苞,甚得我心。正如花店老板说的,这种花喜光照充足,对土壤要求也不高,是懒人养花的首选。

趁周末有空,我蹲在阳台仔细观察盆土和枝叶的状态,这才发现其中一株三角梅的盆土摸起来湿漉漉的,还有些黏手。猜想是之前台风带来的连日降雨,让土壤积攒太多水,导致根系长时间闷在湿土里,无法正常呼吸,进而出现生长衰败的状况。随后拨弄叶片,我

又发现藏在下面的一些叶片背面爬满了灰色的小虫,几片发黄的叶片还被虫子啃食得布满细小的孔洞,看起来毫无生机。我赶紧取来工具,先清理了那些小虫,又修剪部分发黄枯萎、受损严重的叶片。接着把花盆挪到阳台另一侧,想着这样可以两株三角梅获得更多阳光照射,或许可以加快盆土水分蒸发,改善植株的生长环境。

三角梅的生命力果然顽强,几天过去,它们的枝干上又冒出不少嫩红色的芽叶,干枯的枝条逐渐变得饱满,整体状态也慢慢恢复过来。这让我想起了老屋院墙旁的那丛三角梅,它由十几株盘根错节的老枝条交织而成,粗壮的枝干上还层层叠叠布满新枝,每年盛开的花朵总是十分喜庆,从远处看,似一堵紫红色的花墙。

堂哥说这丛三角梅原先只有一株,不知是泉州的气候本就适合这种花生长,还是我家门前的土壤肥沃、通风采光条件也好,这株三角梅长势极快,即使多次修剪打理,疯长的枝条还是翻过院墙向外肆意延

伸,又顺势爬上了厝顶。如今每到花期,三角梅次第绽放,热烈繁盛,也为斑驳的老屋增添了一抹亮色。后来,堂哥将一些粗壮的枝干砍下来,或移栽到房前屋后的空地,或分送给邻居,没想到那些花都极易成活,落地生根便能蓬勃生长,它们顺势而长,也在不同的地方留下了热烈鲜活的景致。

那天,老同学来我家做客,一进屋看见阳台上盛开的三角梅,惊叹连连。听我提起之前这两株植物遭遇虫害,一度长势不佳,老同学还打趣说没想到这花看着柔弱,实则还挺皮实,稍微打理一下就能缓过来。我笑说这就是三角梅的魅力,看似寻常普通,却有着坚韧的本性,不惧环境变化,遇困境可自我调节,扎根土地便能尽力生长,想来这或许也是它能开满泉州街巷、生生不息的缘故。

回首



早年间,泉州乡下常见晒谷埕,这块地大多选在村中开阔、通风向阳的高处。它的面积不小,各种农作物都能运到这里晾晒、脱粒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位于惠安老家的晒谷埕更像一块天然调色板,它会随四季更迭变换不同色彩。比如春季晒小麦,一地浅黄,风一吹,还会微微晃动。盛夏时晾晒稻谷、大豆和花生,满地又变成深浅交错的土黄与褐红。到了秋季,摊开的一块块地瓜干,又像是橙红的色块涂抹在埕上。印象颇深的是大豆秆从田地挑回来,它们头对头、尾对尾地整齐铺在晒谷埕上,等到晌午太阳当空照,豆荚受热炸裂,豆粒随即弹出落地,那噼里啪啦的声音如同孩童们玩的摔炮,很是响亮。

每年农忙时节,晒谷埕还会响起此起彼伏的连枷拍打声,这是老一辈人常用的脱粒工具,由长竹竿与一排竹片通过活枷

衔接制成。只要挥动长竹竿,借助惯性让竹片转动起来,随即重重拍打地上晒干的谷物,谷粒就能很快脱落。过去为了抢抓农时,村里人有时还会一起上阵,大家排成一队向前走,手里的连枷同步起落拍打,拍打声一阵一阵似浪撞礁,场面甚是壮观。

晒谷埕不仅是劳作的场地,也是全村人的公共娱乐场。每次得知要放映露天电影了,男女老少都会早早扛着板凳来这里占位置,往往放映员还没到,晒谷埕上就挤满了人。农闲时,这片宽阔的土埕又变成孩子们的游乐场,我小时候经常呼朋引伴来这里玩“迁大王”“滚铁环”“跳格子”等游戏。后来家里添置了自行车,我还偷偷将它推到埕上练习骑车转弯,久而久之,竟慢慢学会控制平衡,不用旁人扶着也能稳稳向前骑行。

到了收成时节,晒谷埕铺满了农作物,

晒谷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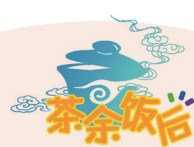
□苏国钦

孩子们无处可去,就得乖乖帮大人们看守埕上的粮食。他们不仅要及时驱赶偷啄谷粒的鸟雀,遇上烧土肥、熏麦芒豆秆的时候,还得留意火势,一旦发现火苗靠近晾晒的作物,就得喊大人来处理。这个过程不是一直枯燥难熬的,有时大人们会烤地瓜或花生当作奖励,让孩子们边吃边盯着埕上的谷物。年少时一到秋季,我还会陪着母亲到晒谷埕守夜看护晾晒的地瓜和花生。母亲每次都会在埕边铺一张粗草席,然后搂着我躺下,一边留意四周动静,时不时起身巡查一遍。有时我忍不住困意睡着了,等清晨母亲将我背回家,才会悠悠醒来。

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抢收的日子,每次看见天边快速堆起乌云,或是听说台风要来了,村里人都得往晒谷埕赶。不少人还练就了抬头观星象,凭星光预判天气的技能,有些长辈看见“月亮生晕”或“乌云遮月

溪”,就会念叨“半暝雨仔梳”,立马招呼左邻右舍去把堆在晒谷埕上的粮食收归归仓,以免半夜大雨来袭,抢救起来手忙脚乱,疲于应付。

时过境迁,现在不少晒谷埕上盖起了一栋栋新房,昔日铺满谷物的赤土埕,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不过每到夏秋收成的时节,我仍会想起老家那片开阔的土埕,回忆起晒谷、脱粒、众人忙作的日常光景。



成语里的“秋景”

●**金风玉露**:“金风”为秋天的西风,“玉露”指秋夜凝结的晶莹露珠,这也是初秋夜间典型景物。该成语泛指秋天清丽美好的景致。出自唐·李商隐《辛未七夕》:“由来碧落银河畔,可要金风玉露时。”

●**天高气清**:“天高”指的是秋季云层稀薄显得天空高远,“气清”则指这个时节的空气澄澈明净,气候清爽。该成语特指秋高气爽的晴朗景象。出自战国·楚·宋玉《九辩》:“寥寒今天高而气清。”

●**秋月寒江**:“秋月”指皎洁的明月,它与寒凉的江水相映形成秋日清寂淡远的独特景致。该成语形容秋夜清旷之景,也比喻有德之人心底清纯明净。出自宋·黄庭坚《赠别李次翁》:“德人天游,秋月寒江。”